

黄 昏 之 恋

马克斯·冯·格林著

丘 澄、王天慧译

文化 生活 译 丛

(京)新登字007号

黄 昏 之 恋

HUANGHUN ZHI LIAN

〔德〕马克斯·冯·格林著

丘澄、王天慧译

Max von der Grün

SPAETE LIEBE

787×1092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73,5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 3.40元

ISBN7-108-00496-8/I·108

文化生活译丛

刊 行 者

德国雅知出版社

Engelhardt-Ng Verlag
Yazhima, Germany, Bonn

印 刷 者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发 行 者

各地新华书店

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延续到七十岁，
如果再长一些，可能会到八十岁。而生活
中的情趣，便是工作和为之付出的汗
水……

90. 诗篇/10

三个星期以来，玛加蕾特·格迈纳每天傍晚都要到公墓去，给他三年前过世的丈夫墓地上的花草浇水。她在那里种了天竺葵和百日草。每年秋天，她要拔掉凋谢枯萎的花草，再往坟墓上放满五彩的紫菀。

谁也看不出她已经七十岁了，看上去，她不过五十岁的样子，富于女性魅力而又能干。但是她受不了炎热；从老城边上新住宅区她的家到公墓的两公里路上，她不得不多次停下歇息。她悄悄地望望四周，偷偷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生怕让人见到她的狼狈相。

这一天，是六月里的一个傍晚，格迈纳太太坐在枝叶四伸的山毛榉树下，一张墓地水池前的凳子上，长时间地休息着。她吃力地喘着气，她还在生着女友希尔德加德的气。她们又争吵了一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她总介入她的一切事情，絮絮叨叨地议论个没完没了，让人心烦。她什么事都想详细知道，俨然就是玛加蕾特指定的监护人。希尔德加德变得那么自以为是，真让

人忍受不了。

格迈纳太太艰难地直起身，把她的大塑料喷壶浸入椭圆形的水槽。正当她吃力地把满到边上的水壶从水里往上提时，从旁边伸过来两只手，提起喷壶放到她的脚前。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格迈纳太太，您要是把喷壶直接放到龙头下接水，不是会轻松多了吗？”

“当然是这样啦。不过滞停不流的水才更有益于浇花。”

“但是对您的腰可就不一样了。格迈纳太太……，上帝的旨意，我们又一次见面了。”

“是呀，是呀，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您了，布尔格尔先生。好久啦，人们在公墓总是会碰到的。怎么啦，前一段时间您在生病吗？城里和乡下一样，人们一般是碰不到面的。”

布尔格尔拿起喷壶，默默地与格迈纳并肩走着。走了五十米后，他们向右进入一条黄杨树丛生的小路。顺着这条小路他们来到了墓地。一块玫瑰红色的花岗岩墓碑上写着：

阿尔贝特·格迈纳

鞋匠师傅

1910——1977

“唉哟，您看，怎么让您提着我这么重的水壶走了

这么远的路！”格迈纳太太吃惊地喊出来，她深感歉意地拿过水壶，往花上浇水。

“哪里，我还没像我七十岁年龄那么衰老”，布尔格尔说道，并深情地看着格迈纳太太干活。这个女人很让他喜欢；她一如既往充满着活力，身材稍瘦，但不干瘪憔悴；她具有一个女人的全部魅力。

“要想让坟墓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就得照料它”，格迈纳太太说“天热起来就没个头。像这样的六月我们已经好久没经历了，除了暴雨，就是炎热。”

她把空壶放到小路旁，突然把湿手放到嘴上，像是要说些什么不该说的话：“老了？布尔格尔先生，倒不能这么认为，不过是呀，是呀”，她微微笑着说下去“我们已经不再是二十岁了。一切都过得那么慢，只有时间例外，人们越老，一年一年过得就越快。”

布尔格尔指着墓碑说：“您的丈夫已经去世三年了，我妻子不久也快三年了。他们俩人是同年去世的。”说着，格迈纳太太便自然而然地随着他来到不远处，栽满紫罗兰的他妻子的墓前。这儿没有墓碑，只是用淡绿色微微有些发光的花岗岩镶了个墓边。

“这是她最喜欢的花”，布尔格尔说：“婚礼上她拿的花便是一束紫罗兰……，是啊，突然间只有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这里了。哪里是归宿呢？我妻子一时间再也

没有了……，现在我只有这些紫罗兰啦！”

他弯下腰，像是要去拔野草，可是这里哪儿有什么野草可拔。格迈纳太太似乎发现他的眼睛潮湿了。或许这是那斜射的阳光透过多枝的树木刺痛了他的眼睛。

布尔格尔搓掉双手的泥土，重又拿起喷壶，在树荫的遮映下，二人并肩慢慢向大门口走去，路上，布尔格尔在一个有水的地方洗了手，用手绢擦干。

“有时候”，格迈纳太太说着，并审视地望着她身旁的这个男人，仿佛要核实一下她是否说错了什么，“有时候我跟我的女友希尔德加德说起您，我觉得，那时候您和您的儿子一起挺过了战争，从俄国人的战俘营健康地活着出来，真不易。但是您回到家，他却被一辆卡车轧死，真该把汽车取消……，这样他就可以继承您的缝纫店了。”

他们来到了那条通往集市的小巷子。两个人抑制着喘息，都在冒着汗，但各自都想在对方面前掩饰自己的虚弱。

“您还自己做饭吗？”格迈纳太太问。“我是说自您妻子去世以来……”

“当初就是我做饭”，布尔格尔答道，“现在白天我可以从养老院领取一餐熟食，它是由一个拒服兵役作

临时工的青年人送来的。”

“噢，还有这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么说，这些年轻人还可以派些用场，并不是只会惹事生非。”

两个人不由自主地并肩继续向前走着，仿佛他们是同路，或有相同的目标。途中，布尔格尔说：“看来人们该多有几个孩子……。可是您也仅有一个，如果我没说错，是个儿子，对吗？”

“对，我的霍斯特，还有我的孙女苏珊。她不久就要中学毕业了……。当我听说您妻子去世时，大大地吃了一惊，这么突然。”

在市場广场上两个人迟疑了。布尔格尔向上望着市咖啡店二楼木筋房屋突出的窗口。

“对癌症丝毫没办法：起初不知道它是什么病，一旦知道，就太晚了。”

他在凝视着一对情侣。他们面对面坐在那座房子凸出的窗口后边，面对面笑着，狼吞虎咽地吃着点心。

“当时葬礼的费用太高了。”

“我不觉得奇怪，如今死变得值钱了。您说说，布尔格尔先生，您一点不想进养老院吗？”

布尔格尔一听，楞住了，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妇人。接着他慌忙把双手放到胸前向外推挡着说：“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格迈纳太太，十四马也别想拉我

去。只要我还能爬，我就要自己主宰自己。缝纫店我不开了，即使干点活，也仅仅是给自己家里缝缝补补。我的养老金完全够用。”

“我的天，人们今天会死于什么病？我丈夫只是有点伤风，后来得了肺炎，最后就咽气了。”

“您的丈夫是个好鞋匠，格迈纳太太，是个很好的鞋匠。我家里还有几双他给我做的靴子。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手工活结实，我想……”

布尔格尔神情严肃地指着那凸出的窗子说：“我想请您喝咖啡。”——在公墓他就欲言又止，生怕会遭到格迈纳太太的拒绝。眼下，当他见到咖啡店凸出的窗口里坐着的那对年轻人时，再也控制不住，便脱口而出了。

“请我？”格迈纳太太问。

“怎么啦？”他不安地问。

“不，没什么。”她笑着答道。

“那么好吧，我们还等什么呢？”

格迈纳太太穿过广场走得那么快，布尔格尔只能吃力地跟着她。他们一起跨进了咖啡店，就在那对情侣离开的一刻来到了二楼。布尔格尔果断地向那个刚被服务员撤走餐具空下来的桌子走去。格迈纳太太要了一小壶咖啡和一块不加奶油的水果蛋糕。——她说过，

为了她的身材，她不吃奶油。布尔格尔为自己要了一瓶啤酒。在他们等服务员时，格迈纳太太暗中环视了一下四周。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几年来一直没有再到咖啡店吃过东西，更没有被一个陌生的男人邀请过。布尔格尔不时干咳两声，找寻着恰当的话题来打破这尴尬的场面。他向广场望去，那里汽车司机正为招揽乘客找寻停车位。

“您看见那双鞋了吗？”格迈纳太太问，“如今年轻人穿的鞋都是塑料的。我的阿尔贝特说过，这是年轻人自己伤害自己，这种东西会使脚受伤的。”

布尔格尔赞同地点点头，“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人去过问质量。如果谁去讲究质量，谁就会被说成守旧。每天给我从养老院送饭来的那个里夏德，几个星期以来一直穿着那么一条带着穗子的裤子满城跑。下次我得给他缝缝裤边……，格迈纳太太，您的儿子真是建筑师吧？或许是……，他肯定早就有自己的房子了吧？”

格迈纳太太正急急忙忙地吃着点心，不过还是抽出空来答道：“房子还没有盖好，他刚开始盖。他现在住在岳父母家。他岳父母有一大幢房子。我一直也不理解，住那么大房子有什么用，根本用不了。再说住在岳父母那里也没道理。尽管我不干预他们，原则上是

这样。也的确没有人直接跟我讲过什么，但是通过各种渠道我还是听到了一些。”

格迈纳太太不想在陌生人面前提起她的儿媳埃迪丝。她现在是一个小学的学监。格迈纳太太同儿媳的关系一向不好，她也没努力去改变这种情况。她总觉得和儿媳较量起来她不是对手，她人老语迟。过于直来直去，或许自己还有些太粗俗。儿子常常骗她，这点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很少来看她，偶尔出差旅行路过，也仅仅坐两三个小时，便又推托说有事，很忙，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他还为媳妇开脱：她有很多事要干，脱不开身，不能到这里来看她，替她道歉，等等。

“一个建筑师肯定挣得不少吧？”布尔格尔问。

“那是当然，他们肯定不缺钱，我很少到科隆他们那里去。那里散发着钱臭，那里的东西，什么都值钱，什么都很贵。”

布尔格尔偷偷看看四周；这儿到处铺着白桌布，在这么讲究的咖啡店里他感到很不自在。远不如在自己家里和他的三个领养老金的同事玩斯卡特牌或双头扑克坦然。这会儿他真想马上再给自己要一瓶啤酒，但是又担心格迈纳太太会对他的贪杯不满。

“既然他们有这么多财产”，他说，“他们又不能死后带走。”说完他当真又给自己要了一瓶啤酒，不过他

同时斜眼看了一下格迈纳太太，想看看她对这第二瓶酒是否有反对的表示。

他边给自己斟酒边补充道：“他们最终得把一切都留在世上，所有的一切，这才是唯一的公道。”

“你说什么？公道？活在世上他们痛痛快快地该有的都有了，留给后人的也永远够了。我的天，再看看我的养老金，您知道吗？我的每月所得仅够他们在科隆每月喝的葡萄酒、啤酒、烧酒的钱。这是苏珊有一次跟我说的。”

“这就是所谓的公道，格迈纳太太，”布尔格尔说道。“公道就是这样轻而易举不公平地分配了一切。我以前就这么说过。”

喝完酒，叫来服务员，布尔格尔付了自己和这位夫人的钱。格迈纳太太甚至没有提出异议，她在尽情享受被一个男人邀请，竟然也忘记了应该为此而道谢。

从台阶向下走时，布尔格尔俨然是个骑士，他向上让格迈纳太太先行——现在他已经向下超出她二级台阶。

站在广场上，两个人无所适从；该说什么？该干什么？最终还是格迈纳太太打破了僵局，指着水渠小巷说：“我得往这边走了。”

“对，您现在住在新居民区。”

“这里居住舒服多啦，布尔格尔先生，一切都很舒适。我丈夫在世时，我们的家境还不是这么悲惨，我们可以分工劳动。我丈夫去世后，我迁入了两间半新房的住宅区，房子是我的朋友希尔德加德租给我的。她就住在我同一个走廊的对面，这蛮不错，有个人在你附近，在那漫长的夜晚她可以陪你聊天，陪你散步。只是她不去公墓，她坚决拒绝去公墓，她去够了那里，甚至恨那里。她帮我擦窗户和楼梯间，新盖的房子很实用，住在那里轻松多了。是呀，人们越老，手脚就越不听使唤了，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帮助，或许还要依靠别人。”

“也许我们还能再见面吧？”布尔格尔问。

“那一定，如果天气一直是这样，我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去公墓……好，再见。”

“再见。”布尔格尔答道。

格迈纳太太迈着坚定的步子穿过广场。在广场的尽头，当她要拐进直接通往住宅区的水渠小巷时，又一次转过身来。

布尔格尔仍然站在原地目送着她。他没有招手，所以她也沒招手。

• • •

快到住宅区的时候，格迈纳太太才突然意识到，从

广场到这里的一整段路她都是急匆匆地走的，甚至小跑着赶路，就像是为了准时去赴约会。这会儿，她紧紧地抓住一根花园栏杆的支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歇息了仅五分钟，她便又步履蹒跚地继续向前走去。越是接近住处，她休息的次数越多，是太累了吗？不是，她害怕希尔德加德的发问，这是原因所在。

一想到希尔德加德那询问的目光就足以使她不安了。她来到住所前，当她发现窗帘后希尔德加德的脸时，简直有些发抖。她深知，希尔德加德这段时间一直在等着她。她鼓足勇气，像要挣脱什么，坚定地向房子走去。开门时，她还故意弄出声响。她把喷壶留在了楼梯间。

钥匙刚刚插进门里，对面的门便打开了。希尔德加德恶声恶气地说：“今天你可是回来晚了，格雷特！”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并把它伸给格迈纳太太。“你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在哪儿呆了这么长时间？”

“在公墓”，格迈纳太太没好气地答道。

“在公墓？当然啦，今天我又没亲自去那儿。如今不仅什么东西都涨钱了，就连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长了。……先看看你的信箱吧，今天早晨邮递员往里投进了什么东西，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

“好奇心快把你憋死了吧？”格迈纳太太说完便十

分激动地向下穿过三级楼梯向楼门口跑去。她从信箱里取出一张彩色明信片，赶忙从提包里掏出眼镜盒，拿出眼镜，笨拙地把它戴在眼睛上。希尔德加德已经随后跟来一块看信。

“喂，苏珊写了些什么？”她假惺惺地问。

“她要跟她们班去巴黎度假。”

“去巴黎度假？”希尔德加德大声重复道：“我的天，格蕾特，现在孩子们哪儿都去。”

“孩子，孩子”，格迈纳太太气急败坏地嚷道：“我的苏珊不久就要十八岁了！”

“好像她就不再是孩子了！是你总这么说的，我不过在重复你的话。巴黎，哼，一个肮脏罪恶的地方。”

在起居室，格迈纳太太倒在长沙发里。歇下来她才感到腿那么沉，脚那么累，还微有些发肿。她双手高高地举着孙女的信，无限的喜悦涌入心间。这是一张彩色的城市画片，背景是埃菲尔铁塔。她无限感伤地说道：“我像苏珊那么大的时候就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去巴黎。那里肯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你看看，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

她把信推到桌子那边，但是即刻又收了回来，就像信里写着：他人莫读。

“建筑师先生的信您还没看哪，连信封都没拆开”，

希尔德加德不满地说道。

格迈纳太太吓了一跳；儿子的信从昨天就一直没拆封放在花凳上。她简直不知道一下子被问起来该如何回答。

“我去拿咖啡，这当儿你可以看看建筑师先生的信”，希尔德加德说。

“你别把咖啡弄那么浓，想着点儿我的心脏。”

希尔德加德两手叉腰，神气活现地说：“心脏，真可笑！要不是心脏，你还会跑到最高的山上哪。”

“咖啡不是山，你走吧！”格迈纳太太给了她两句，然后用发卡拆开儿子的信。看信的时候，她的姿势一直没改变，希尔德加德也就没机会一块看信。从厨房走出来，出于好奇，她偷眼斜了一下格迈纳太太，但是没能观察到朋友脸上的变化，她想通过细微的变化或许能猜出些信的大概内容。

希尔德加德把咖啡从厨房端到起居室里来，格迈纳漫不经心地把信放回桌子上。她还没来得及分杯子，希尔德加德就去抓信，但是她赶快就把信夺了回来。

“你别这样”，希尔德加德喊道“我想知道信里写了什么……到底建筑师写了什么？”

“他最近到比勒费尔德办事，路过这里，要在这儿

呆上两天……，你不要总是建筑师。建筑师的 够啦！他叫霍斯特，我跟你说过一千遍了。小时候你照料过他，给他洗尿布，换尿布，可是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天下竟有这样的事，他究竟有多长时间没到这儿来了？四个月，五个月？不管怎么说是好长时间了。”

格迈纳太太喝了一口咖啡，立即像烫了嘴似的发怒地放下杯子，“我跟你说过别弄这么浓，这简直能呛死一匹马！”

“马倒是能呛死，可是你不会。”

希尔德加德往自己的咖啡里倒进了罐装牛奶，故意气人地用勺子在杯子里慢慢地、长时间地搅动着。

“你想把咖啡搅成黄油吧？”格迈纳太太赌气地问，“你说天下竟有什么事？我的霍斯特终究有他自己的工作，谁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得花费些气力。”

“那么埃迪丝就该去工作，这样霍斯特也就不会那么受累了。”

“她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格迈纳太太答道。她对希尔德加德的固执大为恼火。

“是吗？她工作好长时间了，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没跟你说过？噢，我早就把它忘了。”

“你最近一段时间什么都忘……想必你也忘了两